

首届西湖雕塑与公共艺术邀请展

独乐乐·众乐乐：共建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未来想象

■刘元捷

百年回望,历史的回音在西子湖畔久久回荡。1928年,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在孤山罗苑创立了中国首个雕塑系,这一创举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雕塑教育的先河,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永恒的艺术基因。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全球与本土文化深度互融,我们站在历史的肩膀上,以“城乡艺韵·独乐众乐”为主题,开启一场关于雕塑与公共艺术当代转型的深度对话。

2025年11月15日,“首届西湖雕塑与公共艺术邀请展”在全山石艺术中心盛大启幕,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想象。

本次展览依托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的支持,汇聚百余位艺术家的艺术实践,通过“塑境”“共生”“智联”“无界”四个板块,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对话平台。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一次关于艺术本质、社会功能和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展览系统探讨了艺术如何从个体性的语言精研走向公共性的社会共振,转向开放性的数智交互。如何在传统与当代、城市与乡村、个体体验与集体共情之间构建起多维度的联结。

雕塑艺术作为承载人类文明记忆的古老形式,始终在历史演进中担负着记录时代精神与塑造文化认同的双重使命。

“塑境”板块通过“丰碑”“群像”“新境”三个主题展开叙述。展览以《百年雕塑》开篇,无数密集柱状玄武岩共同铸成中国雕塑百年史诗,汇聚成民族艺术精神的

伟岸丰碑。这件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时空媒介,让观众在凝视中完成与历史的对话。“群像”则通过刻画城乡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幅生动而立体的社会图谱。艺术家们以细腻的造型处理和典型化塑造,呈现了不同地域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风貌。这些作品既体现了艺术家个体的创作意志,又承载了社会集体的精神诉求,在“独乐”与“众乐”的有机统一中,成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桥梁。“新境”主题的探索尤为引人深思。艺术家们取法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理想,将山水意境、笔墨韵律转化为三维造型语言。通过对虚实、刚柔等美学范畴的当代诠释,东方审美精神在空间维度获得了新生。

公共艺术的兴起标志着艺术创作从个人表达向社会责任的重要转向。“共生”板块聚焦雕塑与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建构,探索艺术如何在与特定地理、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对话中,实现从“独乐”到“众乐”的转换。

其中,“国家叙事”主题展现了公共艺术在构建国家形象中的重要作用。以《中华乐章》为例,这件位于拉萨中华文化公园的主题雕塑群,通过56个民族的代表性乐器雕塑,谱写出中华民族的合奏雅音。作品不仅承担美学功能,更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视觉象征。五色激光束汇聚成的同心之光,寓意着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公共艺术从审美功能向社会功能拓展的典范。

“城乡文脉”主题则根植于特定空间的历史文化脉络。比如由中国美术学院与淳安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光影万象·千岛湖国际光影艺术双年展”,是国内首个以光影媒介为主的艺术双年展,也是首次在全水域公共空间进行创作的公共艺术展览,致力于推动建设公共艺术与地方文化相融合的长效机制,拓宽公共艺术的空间边界,结合地方文化资源,有效开发旅游潜力,是以公共艺术助力乡村振兴并活化地方资源的典型代表。而在“微观场域”主题中,呈现出公共艺术从纪念碑式表达转向地方群体共识构建的积极探索。

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人类感知模式的时代背景下,“智联”板块聚焦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探讨这种融合将如何改变雕塑与公共艺术的语言体系与审美经验。科技赋能下的雕塑与公共艺术正在经历从静态客体到动态系统的范式转型。意大利艺术家里卡多·吉奥维内托的作品《HUMi》通过实时生成和操控的数字结构,创作出声音反应的雕塑作品,在声音与图像之间建立起全新的联系。这种探索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边界,使作品成为具有可变性、响应性与生成性的开放系统。

“智联”板块同时关注科技如何增强雕塑与公共艺术的社会连接功能。互联网与移动技术使作品跨越地理边界,获得更广泛的访问与参与;社交媒体平台则将个体体验转化为共享文化,切实推动从“独乐”到“众乐”的转变,科技在此扮演着公共领域的催化角色,使艺术更深深地融入

日常肌理,激发公共讨论与公民参与。

在艺术形态不断演进的当代语境下,“无界”板块聚焦雕塑与公共艺术对传统边界的超越与重构,探索艺术在形式、媒介与观念层面的无限可能性。观念层面的深化是此板块的重要维度。雕塑与公共艺术在此超越了形式审美的范畴,转向对时间、身体、记忆等问题的思辨。作品的意义生成趋于开放、多元且具有生长性,邀请观众基于自身的知识背景与生命体验进行个性化的解读与共鸣。这种观念性转向促使艺术从纯粹视觉观看的对象转变为引发思考与对话的触点。

展览以“无界”收束,并非提倡无边界的相对主义,而是展示雕塑与公共艺术在自我超越中不断焕发新生的活力。当艺术能够是物体、是事件、是关系、是过程时,它便真正成为探索人类存在条件的多维媒介。这种边界的拓展,最终使雕塑与公共艺术在当代文化景观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既深入物质现实,又指向无限可能。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演进脉络,艺术家们以敏锐的感知力触碰时代脉搏,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回应社会变迁,在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之间构建起充满活力的对话,他们的作品既保持了雕塑艺术的本体语言,又拓展了公共艺术的边界,为雕塑与公共艺术的当代转型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

数智时代公共艺术的感性表达再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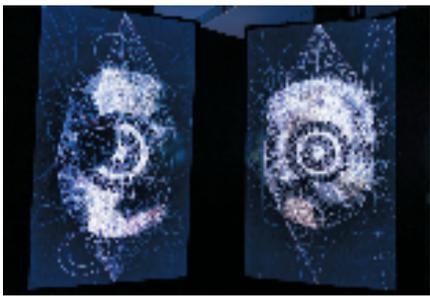
■阮悦来

在城市更新的微尺度层面,公共艺术往往以细节化的空间介入方式发挥作用。它可能是一段由旧材料转译而成的叙事性肌理,一处与日常生活节律相关的微场景,抑或是一种引导身体体验的空间营造。这些介入方式形成一种“低姿态的空间生成力”,通过强化与环境的互文性,将在地文化从宏观叙事中释放出来,让公众在不经意的日常经验中完成对城市的重新辨认与情感归属。公共艺术在此意义上不是“设定意义”,而是“开启意义”,它为公众提供了介入城市记忆的方式,使文化认同在微小体验中积聚。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的发展使公共艺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能力。从光影与投影技术,到沉浸式感官体验、城市屏幕系统与人工智能生成,数字媒介正重新构建公共空间的新界面。技术不再只是呈现手段,而是成为空间事件的结构因素,使艺术能够突破物质界限并生成新的感知维度。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公共艺术呈现的内容更具流动性、可变性与交互性,使城市空间的公共性被重新定义。然而,“新技术是否削弱了艺术的物质性与身体性”成为讨论的关键议题。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并非取代了艺术的身体经验,反而成为身体的延伸,使感知能力被扩展至多感官、多维度的体验场域。在这一框架中,公共艺术通过数智技术形成新的互动关系,使观者的身体行为与城市的运行机制共同构成体



杨奇瑞 百年雕塑(局部)
400x152.7x134.6cm 树脂 2024



Riccardo Giovinetto HUMi
影像装置 2025



刘元捷 帅爸爸(局部)
75x110x200cm 硅青铜 2024

验的动态结构。技术在此意义上强化了艺术的在场感,使体验从单向的审美观看转向共时性的参与过程。另一种观点则提出警示,认为过度依赖科学技术可能导致艺术体验的扁平化,使视觉效率压倒物质复杂性、身体感知与手工劳动所蕴含的审美厚度。以“高效”为目标的数智技术逻辑,与艺术所需的“慢价值”之间存在相互排斥

力。如果公共艺术被过度技术化,城市空间可能趋向单一化、程序化与快速消费式体验,从而损害艺术所促生的沉思品质。

数智技术并不能自动生成文化意义。技术的价值取决于它被如何使用,文化深度依赖艺术家与策划者的判断与选择。如果技术只是被简单应用于表层视觉呈现,其文化功能便会被削弱,甚至成为城市商业视觉

的一部分。然而,当数智技术被置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经过重新转译和阐释,它又能够与传统审美、历史纹理和在地文化价值共存,从而形成当代意义上的文化再生产。

在数智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公共艺术如何在保持其文化深度与身体经验的同时,吸纳技术带来的全新可能性?答案也许在于“有效性”的重新理解。当数字媒介以极高效率组织信息与视觉时,艺术必须强调其非效率的一面——即留白、延迟、物质的阻力、手工的痕迹以及经验的不可复制性。这些“低效”的元素构成艺术的独特价值,使其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结构中仍能提供沉思的空间与时间。

由此可见,公共艺术在未来城市中应同时推进两条路径:其一是基于在地文化的深度介入,通过空间微介入、情境叙事与关系建构,使城市文化在具体空间中得以重新激活;其二是以数智技术为感知与体验的扩展工具,通过构建新的城市界面与互动机制,使公共艺术的表达获得新的尺度与可能性。唯有在文化深度与技术扩展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公共艺术才能在数智时代的城市更新中发挥长效作用,构建具有公共价值、情感温度与未来意义的城市文化景观。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艺委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研创专家)